



马莲花开朵朵蓝

□王曦昌

世事洞明

最近几年的夏季,在长春大街小巷的绿化池中,出现了一行行或一片片马莲的身影,看到这些开着蓝花的马莲,感到特别亲切,心情格外愉快。

我喜欢马莲,小时候在乡下生活时,就喜欢马莲。家乡的田间地头,乡间的小路两旁,到处都是马莲。马莲开着蓝色的花,马莲花色的蓝呈现多种姿态:有浅蓝色、蓝色或蓝紫色,花瓣儿上有较深色的条纹。马莲花一点儿也不艳丽,更不张扬,但它特别自信,只要有温暖的风和雨露,只要有和煦灿烂的阳光,它都会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竞相绽放,在空气中留下清馨的花香。马莲开花的周期比较长,大约有两个月时间。

马莲就是没有花朵陪伴的时候,也十分耐看。马莲的叶子宽宽的,像韭菜,但比韭菜可是要宽得多,也高得多。它的叶脉具有很强的纤维韧性,乡亲们常常挑选品相好的马莲叶子,用镰刀割下来,晒干,用来捆绑东西,最直接的是捆粽子,捆旱烟的叶子,捆绑瓜豆类的架子。

马莲的叶子到了手巧的人手里,就会编织出千姿百态的各种昆虫,比如蝈蝈、蚂蚱、蜻蜓,然后放在蒿草的叶子上惟妙惟肖,足以乱真。闲暇时,有人会折一段马莲的嫩茎,像横笛一样轻轻吹它们的对折处,便会发出清脆的声音,如果略懂一点音律,那音乐也别有韵味。

马莲还有一个名字叫马兰。我家乡的人习惯叫马莲。马莲的根须细长结实,可以用来扎刷子,用马莲根须

扎的刷子经久耐用,而且挂上的油腻也容易清洗掉。

马莲花的花朵凋谢后,会结出许多类似小棒槌的果实,每当果实成熟后偶被烈日灼干,就会猛烈地爆开将种子机械地弹出。有时也会借助风力吹到更远的地方。种子不管落地到哪里都会生根长叶,吐蕾开花。

庄稼人都喜欢马莲,马莲也就永远与庄稼人为伍,它经常跑到庄户人家的大门两旁,柴火垛下、窗下,展示自己朴素的态度。庄稼人知道它的来意,就不去打搅它,永远跟它们和睦相处,年年岁岁体验着东北的春夏秋冬。有时淘气的鸡鸭、大鹅,用尖锐的喙,啄几下它的叶片,它根本就不在意,即使是大牲口牛啊、马啊、驴啊,不小心用坚硬的蹄子践踏在它的身上,它也不喊不叫。似乎,这些磨难是它生命中必须经历的一部分,它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伤害,绝不气馁低头认输,而是静静地自我疗伤,在损坏的几片叶子的根部,蓄积力量,很快,就有新的叶片长了出来。而生长在乡土路上的马莲,就更坚强了,马踏车轧,全不在乎,它的顽强和韧劲儿,跟乡野路边的车轱辘气,真的有一拼呢!

小时候,家乡的供销社到了夏秋季节,就开始收购晒干的马莲和马莲的根须。放学后,我们都拿着二齿钩,去田间地头或者路旁去刨马莲的根须,你根本不用担心家家户户都在刨马莲的根须会把马莲挖尽挖绝,事实证明,马莲的生命力极强,你在刨挖它的根须时,只要给它留下

几根须子,来年的春天,它就会顽强地生长出一堆新的马莲来。

我喜欢马莲,更喜欢马莲的品格,喜欢它既不张扬又不媚俗。喜欢它俏不争春的生存理念。

到城里生活后,我看到马莲的机会少了,但到了春夏季节,看到百花盛开,还是会想到故乡的马莲。每每这个时候,我就期待我居住的地方的绿化池中,种植的是马莲而不是别的什么植被草或者是矮蓬蓬的榆树丛。我总在想,东北的城市,为什么不把乡下的马莲移植到城里来呢?马莲多皮实,多朴素,多抗折腾啊!

后来,也就是在十几年前,我终于在长春的自由大路、人民大街、新城大街见到少许的马莲,但一直是少许,星星点点,没有成为长春市街道绿化池中的主宰。直到前几年,我在长春的几条主要街路的绿化池中,看到了马莲的身影。马莲,果然不负长春人的厚望,它自从来到都市,就表现出卓越的品质,不置放在哪条马路上,或者微型的绿地上,很快就适应环境,不声不响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到了春天,它就从不枯干的叶片中冒出新的一抹绿来,然后,就是快速地生长,在夏季来临之际,以其独特的品质装点着长春的美丽。长春已经被评为全国四大园林城市之一,而马莲花终于也给这个绿色的城市作出一份贡献。也许有一天,长春大街小巷的绿化池中的马莲以及马莲花,会像洛阳牡丹一样装饰着都市的风景,成为长春的一道最亮丽的景观!我期待着!



端午寄情

□曹景常

端午 艾草飘香
龙舟跳跃 载起
千年热烈的太阳
屈子的大息
在粽子香甜的背后躲藏
多情五彩葫芦啊
装满了谁的爱情忧伤
那编织了灿烂阳光的五股彩色丝线
牵动了谁的衷肠
绚烂了谁的歌唱
那雄黄酒
还在风中蓬勃着力量

端午 千古飘香
江水呼号 托起
千年不老的月亮
屈子的天问
在节日欢乐的背后荡漾
美丽的五彩葫芦啊
装满了千万家的幸福安康
那编织了斑斓梦想的五股彩线
拴住了谁的乡愁
牵动了谁的向往
那汨罗江
还在风中流淌着思念的芬芳

为端午辞

□笑然

五月初五,弹一曲《九歌》
熟透的米、红豆开始翻江倒海
他们填满内心,在飘着粽香的路上
唱着经久不衰的传说

一声呐喊,廓开汨罗江
将滚烫的诗句投入其中
淘尽悲怆,我们以抱石的姿态
怀古、思归、酗酒

和所有文字相识,被诗歌充满
就可以成为诗人吗?借叙平生一半
放眼望去,我们期许的事物
仍在向阳的地方,熬煮着温暖的词

榴花红 杏子黄

□朱盈旭

独家记忆

不喜榴花好多年。

像少年时不喜欢奶奶一样。挽光溜溜发髻穿绣花鞋的奶奶,记忆中,就是一朵明灿的榴花,玲珑,小巧,却野性十足地红亮。

十一二岁的少年,五月的晚风里,屁股上晃荡着宽大的书包在石榴树下走。那一棵老石榴树,是奶奶的陪嫁。听娘说,奶奶的乳名叫石榴。可村里人都喊她“朱柳氏”,爷爷喊她“屋里人”,有时也喊“妮她娘”,我的大姐叫妮儿。村里叫妮儿的女孩子比榴花还繁密。老光阴潮湿得生了绿腻腻的苔,那挑着尾音打着旋儿的唤女声,越过篱笆墙,在开满红花朵的石榴上歇了歇脚,戴胜鸟一样娇俏地在小村的半空盘旋,到饭响了,那是妇人们挑着嗓子悠长地唤:妮儿呀,回家吃饭……

妮儿们小喜鹊一般全扇了翅膀飞回了小巢穴,各回各家的家,各找各家的娘,一点儿也错不了锅台端错了碗。

奶奶家的老石榴树,在五月,骄傲着呢!白日好阳光,绿叶密密簇簇,油光可鉴,像涂了一层绿漆。红花朵朵灼灼,像一群绿裙红袄的女孩,正闹哄哄地娇嗔,你压了我的钗环了呀,她踩了你的红鞋了哟!月光细柔覆下,榴花像按捺不住情怀的小女子,洗去一天的农桑汗珠,不知疲惫地挤在一张床上,嘟着肥厚的小红唇,藏在绿帐子里说闺事,红着脸儿推推搡搡,帐想掖也被不住,红肚兜被风撩动着,全撒在月色里了。

榴花簪着红绒花,像等待出嫁的小女子,花开得意的那几天好日子里,它的芳邻小杏子成熟了。麦黄杏,麦黄杏,麦子黄了芒,抵篮子去瞧娘。豫东有风俗,好风俗,一直在好日子里走。

奶奶扭了小竹篮子,扭着细柔的腰身在树下走,一颗一颗接着木架上爷爷丢下的杏。枝头的黄果,累累簇簇。

她捡最黄最大也一定是最软软的,在绣花的围裙上蹭了蹭,往堂弟嘴里塞。我和堂姐们站在墙根远远地望着,口舌生津。谁知道那贫瘠年月的杏子怎么就那般多子孙呢?像奶奶?又不像。奶奶性子亮烈,又生得玲珑、张扬,像榴花。杏花清冷,有点小仙气,薄凉,轻轻的清芬,像风一起就抹去的淡淡水墨画,像含着书卷气的女子,矜矜,寂寥,细雨微雨里就开那么几天,就寂寂落了。可该结果时,一点也不含糊,不娇怯,累累簇簇,美得惊心,一粒一粒,枝头上明亮干净的黄。

杏子像大姑。远嫁了江南。奶奶是托在江南做生意的家兄给去寻下的姻缘。大姑是哭着走的。不成想,江南那一户人家又湿又暗的光阴,大姑一嫁,就明亮了。从那以后,恩恩爱爱,餐餐白米饭呢。我想,兰心惠质的大姑嫁过去,是不是江南也明媚了?成了大姑的江南?

嫁过去五六年,大姑携夫带子回乡,人娇媚了,一群水灵的儿女像江南的嫩藕红莲。从小爱绣花也爱看书的大姑,把自己的小日子绣成了一块江南的丝绸,又美又情意暖融。

奶奶认为女孩子读书无用。她扭着小腰,撇着好看的小嘴,一双水杏眼都是鄙夷。我的书偷偷藏在草篮子里。堂姐她们的书被直接扔灶膛里了,一把火燃为灰烬。女孩子家念啥书?奶奶旧衣红灿,理直气壮,全然不怕后来的日月荒远。

奶奶和我清嫩的目光对峙。

庭前榴花红艳,像我胸中倔强粗莽的理想,读书,读书!奶奶霸气的目光节节败退,渐渐闪烁如微萤。终于,我成了叛军,孤军固守一方城池。兵不血刃,我胜出。但也因叛经离道与违拗长辈而遭到了奶奶的惩罚:从那年起,咧嘴的大石榴和香甜软面的麦黄杏,再不知其味了!每个孙子孙女都能分到,独我没有。小堂姐偷偷塞进我旧衣袋的石榴,被奶奶当众翻出,连累她也很久分不到石榴杏子吃了。

时光的门楣像一幅榴花红杏子黄的老绣品,泛着陈年丝绸的柔光。可伊人已在光阴的另一端了,杳杳相望。前几年回故乡的大姑,已亦是江南温婉老妇,我们说起奶奶,说起旧事,却生出深切的依恋与绵长的情意。

回眸清风吹,呀!旧事好模样:一棵长成了榴花红,一棵长成了杏子黄。

初夏的菜园里,诺大的蜜蜂从容地在花上

采蜜,惊诧到了我。

拍摄者抓住这一刹那。

纤细的枝条,托载住这么大花托,向世间表达了什么?

这是什么花?

面对花的雪白容颜,我窥视到了纯洁,开始小心翼翼起来。好像香菜啊!我不敢去确定,因为它那洁白的颜色,让我发生怀疑。

于是问:能告诉我是什么花吗?沉蔓花。

沉蔓是什么?我好奇起来。香菜啊!

怎么读这两个字?我没继续问下去。而是去搜索百度。沉(yuan)蔓(sui),俗称香菜。

吃了半辈子的菜蔬,教了那么多年语文课的人,竟然不知香菜的学名。正确的时间里,遇见了,可以为师的人,多么珍贵。

就想起自己父亲。一个六个县区考第一名的放猪娃,一个西安地区小学霸,一名可以教数理化及语文,九十三岁仍教我女儿学习化学的老父亲。《生命里的风景》的我的老父亲,就这样又出现在了眼前。

学习使人进步。我爸最不喜欢不学习不读书的人。

往事历历。拍摄的这幅图片上,太多寄予,太多想说的话,满是人生承载。

我想推荐给我的女儿。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。

我想告诉她,有关这株香菜。

它的成长,它的脱胎换骨。

人们是喜欢它的。一畦的菜园子,总会看到香菜的。它的最好时,嫩嫩的,娇娇柔柔的,入口软和香。

北方的春天里,家家户户餐桌上的绿,几乎少不了它。小葱、香菜、生菜,配上白皙、如纸张般的干豆腐,入了香了农家,登得了厅堂。它的好,不仅如此。一年四季,不可或缺,它是受欢迎的蔬菜。

人们并不在意它的花,花的美。

这是菜农和摄影师的事。

摄影师是哲学家。他不仅看到“沉蔓”的花,还捕捉到一只大蜜蜂采蜜的行踪。

蜜蜂采花粉,还是去传花粉呢?

我就又想起了带高考班时,教学生看图作文的旧事来。

那些年的事。

这些年里,学生形形色色的,走出故乡的有,身前后方的也不少。有时为他们很骄傲,有时也会很纠结,怎么会长成这样?

故乡,那片土地上的事,像一抹红云,在晚霞里徐徐降落大山下了!

今晨,看见故乡的一个影视工作室发个群山里雾气蒸腾的小视频,哦,主题就是那里的山,那里的雾吧!山的奇俊高大,雾的神秘迷离,视频中找不到,没有人烟。我没读出什么新奇,也许是太熟悉了。就如在那里生活的这一大把岁月,完全被四周大山挡住了,山外的山,天外的天。

还是说眼前吧!这幅图片,这株小草,这可以食用的叶菜。它有个那么美的学名“沉蔓”,

它是我们熟悉的香菜。

这株开了花的香菜,必须喊她“沉蔓”了,她引来了“蜜蜂”。“它”长大开花,变成了“她”。

啊!“沉蔓”,那盛开的花,在我脑海幻化,从花中开出一张笑脸,那么纯洁,那么美丽……我看清楚了,那是我的女儿,那么纯洁、安静,沐浴在春风中。

一声鸟鸣,手机上提示微信:

“送给我妈:希望孙女士永远不要被‘母亲’这个标签所累,你应该开心地充实自己,尽情地享受作为一个女性的爱与美,最后分点盈余来扮演我的母亲。”

本是想让她学会读图,思考一下为什么硕大蜜蜂落在雪白的花冠上?为什么花冠托载住了这么大蜜蜂?

却是她告诫了我。

零零碎碎,母亲节里的我。

呢!有一种美味叫家常菜,它的味道只属于某一家某个人,是不可复制的。那鱼只能大舅妈炖,别人炖不出那个味,现在是再也吃不到了!

铁锅炖大鱼,大锅大灶,烧柴禾,刺啦一下锅底化开一勺子荤油,扬一把葱花,放几个干辣椒,舀两勺子大酱炸开锅,味就出来了。灶坑烧得旺旺的,红彤彤的柴火让人有种不用催不用赶的兴奋,屋里院外地就跑开了。一会儿看看锅里的鱼炖得咋样了,舅妈说快了,马上下豆腐,再去玩儿。表姐一

边烧火一边在灶坑里给我们烤菱角,菱角这种东西你不知道你见过没有,只有江沿儿上有,黑黑的,转圈带尖儿,长得像铁蒺藜。(估计铁蒺藜就是仿照它的模样做的。)烤熟的菱角里果瓤又香又面,洁白如脂,就是不好打开,肉专门往犄角里长,抵一块搁嘴里,细腻中有股淡淡的清香,有草香味。我们几个忍着烫,呲牙咧嘴地撕咬着这个调皮的小东西,嘴

铁锅炖大鱼

□赵东海

深槽地吃

人到中年,总爱回顾往昔。望着窗外美丽的花,思绪翻飞起来……忽然想起小时候去大舅家拜年,这是我每年最盼望的事。一路上,我在父亲赶的毛驴车上躺着,憧憬着马上就要吃到嘴的冻豆腐宽粉炖鱼,这只属于大舅家的味道。还有他家房檐下的鸽子,灶坑烧鸽子,这得看表弟的心情了。想着想着,我竟然流出了口水。路边的喜鹊发现了我的心思,站在枝头嘎嘎大笑。我奇怪的是这些喜鹊为什么永远是胖乎乎的,毛色鲜亮,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时候,它们吃什么吃的呢?羽毛黑中泛着幽幽的蓝光,身子沉得好像飞不起来了。我要是能听懂它们的叫声就好了。这样想着,日头已经落到毛驴车的西边去了,林子给夕阳照得耀眼,一条一荡好像提前燃放烟火,一趟一趟地从我们车子旁路过。远处的村子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,我仔细地辨认着哪个是表弟们放的二踢脚。大舅家在江沿儿住,离我们其实没多远,但那时候路不好,交通工具也不行,要赶一小天的驴车才能到,我就觉得老远老远了,去一回赶上过年一样,是一个重大的仪式。大舅在渔场工作,过年自然不会缺血。至今我还记得舅妈炖的大鱼,怎么说

巴吃得黢黑,还不忘惦记锅里的,此时锅里的汤汁已经变得乳白,满锅翻滚,豆腐咕嘟开锅了,一厨房都是豆腐的卤水味和鱼的鲜香味混在一起的味道,闻着就像鞭炮放过的硝烟一样,喜庆而热烈。能吃了舅妈吗?舅妈笑坏了,看把我老外甥急的,恨不得把舅妈吃喽。

记忆里舅妈又瘦又小,身体却很硬朗,干活麻利,走路带风。她对我很好,我一去就变着法地给我弄好吃的。现在想想那些都是什么呢,薅一把白菜剁碎和面粉饼,捋一盆儿榆树钱儿捣糊糊,煎两个鸡蛋烙韭菜盒子,切个酸菜芯拌白糖,往黄米饭里拌一大勺荤油……不管我什么时候去,她都惦记着我这张馋嘴,转身工夫就能变出好吃的来。农家能找到的食材在她手里皆成美味,她能简单的生活过成了节日。那味道储存在了我的记忆,成为我对美味无法超越的标准。

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锅鱼被她施了什么魔法,那道菜端上桌时,所有人眼睛都亮了,就如屋外升腾而起的烟花,瞬间点燃了夜空。

对了,忘了说了,铁锅炖大鱼,豆腐比鱼好吃,粉条比豆腐还好吃。